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再版

陸淵雷主 謝誦穆編

第三號

中醫新生命

淵雷

本	期	目	錄
中醫往何處去.....	謝誦穆	中醫百日通感言.....	湯濟良
公開一張腕痛神效方.....	湯濟良	單方備急.....	蔡子模
答問一.....	張公讓	答問二.....	張公讓
答問三.....	朱哲明	生理補證之錯誤.....	端木棟如
讀傷寒今釋疑問.....	高佩經	治案三則.....	蔡子模
治案二則.....	王惠蒼	鈍刀新試錄.....	謝良毅
		鐵道部金正愚來函	
		正定魏善忱君來函	
		審計部高瀾莊君來函	
		九江李海欽君來函	
		白喉陰證治法.....	吳景芳
		黃仲賢君來函	
		何君詩遺來函之一	
		何君詩遺來函之二	
		謝君良毅來函	
		從根本上推翻氣化.....	陸淵雷

陸淵雷函授中醫學

本醫室開辦遙從。函授科學化之中醫學。已出講義二十期。學者來函。無不深表滿意。惟敝處不事宣傳。僅於開辦時。登日報一次。故知者尙少。來學者亦不多。今續招新學員。凡國文通順。有志學醫者。不限年齡性別。皆可入學。尤宜於後開各界人士。(一)謀家庭衛生。欲得醫藥知識者。(二)感中醫學說之玄奧。欲得科學化合理之醫學說者。(三)西醫欲兼學中醫者。(四)舊中醫欲補充新學說。及臨診上之知識技能者。印有章程函索附郵票五分。凡於國曆本年三月底以前入學。一次繳束條十個月以上者。贈陸氏論醫集一部。價值五元。一次繳束條五個月以上者。贈閱中醫新生命五期。從最近出版者起。按期寄發。舊生續繳束條者。於期限內亦同贈。又敝處學員。除因經濟衰落。中途要求減費而不許。以致輟學者外。現有繼續修業者百餘人。他日滿足二百人時。束條尙可照章減少。敝處向不用手段作招徠方法。滿足二百人。然後減費。亦是事實問題。蓋一樣排印寄發。人少人多。同一勞費。人多。惟增加閱卷答問時間而已。人少則不敷印刷辦公諸費。即收費無法核減也。他日減費時。舊學員繼續修業。或已畢業者。得扣還溢繳之束條。其辦法屆時另訂。務期極公道。一併聲明。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陸淵雷醫室啓 電話九三二八六

陸著醫書

金匱要略今釋

今注解極少。近出參以新理者。尤渺不可得。追論精粗。淵雷此著。後於傷寒今釋三年。自謂發明新義極多。比傷寒今釋更善。連史紙精裝八厚冊。定價十二元。實售七折。郵費四角。國外酌加。

傷寒論今釋

用科學解釋。最有價值之舊醫書。說解詳明。徵引極博。可以作研讀古書之鎖鑰。亦可以實際應用。與金匱今釋同為中醫學必讀之書。連史紙精裝八厚冊。定價十元。實售七折。郵費三角。國外酌加。

陸氏論醫集

淵雷歷年論醫文字。文言白話。長篇短篇俱有。議論精警。趣味雋永。連史紙精裝四大冊。定價五元。實售六折。郵費二角。國外酌加。為金匱出版紀念。售特價兩個月。金匱傷寒皆售六折。論醫集對折。國曆三月底截止。期內合購金匱傷寒者。贈論醫集一部。不取分文。

發行處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陸淵雷醫室內

代售處

上海三馬路千頃堂書局
上海四馬路二八三號國醫印書館

成藥全書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

本書爲海上名醫丁甘仁余繼鴻何莘伯等所纂輯。內容皆醫家所習用。藥肆所應備。重加整理之成藥。如丸散膏丹。花露藥酒等。泡製主治。分門別類。縷析條分。宗旨在打破從前一切祕傳異授之積習。藥商得之。可以依法泡製。醫界得之。可以研究其配合制度。病家得之。可以瞭然其藥之溫涼補瀉。不爲庸醫所誤。家庭得之。可以自療百病。按證選用。誠爲人人必備之書也。

特價六角 外埠加寄費一角

上海城內●唐家弄倉昌書局發行

陸淵雷著 金匱今釋 準期出版 發售特價

本書現已出版。外埠預約者。已陸續掛號寄出。預約自取諸君。請即持預約券向本醫室取書。照預約簡章。過國歷廿六年一月底不取者。預約券作廢。幸勿自誤。

本書定價十二元。實售七折。出版之始。發行紀念特價兩箇月。六折實收。郵費四角。國外酌加。特價期本年三月底截止。過期即實售八元四角。同時傷寒今釋陸氏論醫集俱售特價。特價期內合購金匱傷寒者。更有意外便宜。請閱面頁裏面下方之廣告。

淵雷昔嘗涉獵訓詁考據之學。又讀西醫書頗多。以此根柢。加以歷年臨床經驗。精思冥悟。以成此書。每一新義發明。必妙合今古。絕無穿鑿牽強之弊。擲筆四顧。自覺百骸暢適。能使讀者點頭拍案。雖不敢謂後無來者。然比之前賢舊作。並世新著。自謂不致屈而居乙。至於排版校對。印刷紙墨。皆躬自檢點。務使豪髮無遺憾。蓋三年已來。學識思想。以及印書經驗。皆視傷寒今釋有進步。故金匱印成。亦視傷寒更精善耳。世有識者。當不河漢吾言。陸淵雷謹啓。

發行處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陸淵雷醫室

代售處 上海三馬路望平街口千頃堂書局

上海四馬路二八三號國醫印書館

評論

中醫往何處去

謝誦穆

(一) 氣化與科學化之討論

(二) 中醫學說之龐雜與科學化具體之條目

(三) 以科學原理解之

中醫科學化之梯階 中醫之名論與方法

(四) 以科學方法整理之

例一——章太炎先生之王叔和考 例二——吉益東洞之藥徵

現代中醫界。有一最切要之問題。急待解決。此切要之問題。即所謂往何處去。換言之。即在此時代潮流激盪中。今後之中醫。應取何種途徑。以求進展而自存。愚意今後之中醫。不出氣化科學之兩途。不返於氣化。則進於科學。中醫是否宜氣化。抑宜科學化。久為近代爭執之焦點。聚訟紛紜。尙未論定。尤有進者。所謂氣化。究有若干之價值。所謂科學化。有如何

何具體之條目。孰長孰短。何去何從。著者將以誠懇之態度。作公允之評判。

外界之譏彈中醫者。無不以氣化爲唯一之目標。宋元之際。太極無極玄談之精神。滲入於醫學。潔古河間東垣丹溪之說。風靡一世。流風所及。蔚爲今日之氣化。然潔古等生平之著作。治療上亦有獨得之創獲。惟盛談氣化者。師潔古玄虛之故智。而遺潔古創獲之良法。故精粹之良法晦。而糟粕之氣化著。外界攻擊氣化者。遂以潔古爲罪魁。嗟乎。潔古美德付諸流水。惡名著乎千秋。非爲汝咏耶。抑所謂氣化者。附麗於切實之治術。則言之成文。若舍治術而獨立。則倘恍迷離。空洞無一物。安得不成爲攻擊之鵠的。去其鵠的而自新。雖有巧辯。不能爲之辭。吾儕何愛於氣化。而日日甘受無妄之攻擊。吾愛氣化。吾尤愛中醫。吾不忍以無稽之氣化。易一綫之中醫也。

雖然。倡言氣化者。皆篤信中醫者也。皆愛護中醫者也。惟其篤信之至。惟其愛護之至。故無時無刻。不思爲己身辯護。然認識中醫者不深。故辯護中醫之文字出。而氣化卽隨之以行。故吾於氣化諸君。原其心。略其迹。吾敬之。吾愛之。非敬愛其所挾之氣化。乃敬愛其篤信中醫愛護中醫也。韓非有言。良藥苦口。智者勸而飲之。忠言拂耳。而明主聽之。愚望氣化諸君。迷而知反。味此戟咽之藥石。

氣化之路。旣荆棘叢生。一望無際。則中醫之宜科學化。已毫無疑義。中醫科學化。爲今後中醫必循之途徑。爲今後中醫正直平坦之大道。中國醫學最大之弊病。在乎龐雜。在乎凌亂而籠統。淵雷夫子嘗曰。

「中國醫學。北宋以前現存之書。尙無顯明之歧異。歧異乃起於金元以後。莫不自以爲根本內難。而其所以說內。

難者。則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今姑不論內難之是非。內難只有一部。而說之者如此其違異。若干種違異之說。不能同時俱是。此不待辯而後知也。故醫學上古今中外種種不同之理解。當從實驗證明。定其一是。去其衆非。然事實上如此者不多。多數皆名同實異。名異實同耳。——節陸氏論醫集二卷一頁

所謂龐雜。所謂凌亂。所謂籠統。皆名實之淆亂耳。名實淆亂。爲中醫癥結之所在。所謂氣化。爲龐雜凌亂籠統中之尤者。夫自身龐雜凌亂籠統之氣化。其不能整理龐雜凌亂籠統之中醫學。舉而廓清之。可以斷言。若採取科學整理之。則綜核名實。發蒙振落。龐雜凌亂籠統者。皆條分縷析。轉而爲有系統有程序之學問。科學化之具體條目。約有兩端。一曰以科學原理解之。二曰以科學方法整理之。請先言其前者。

淵雷夫子曰。科學之根本。爲自然界之對象。此乃天地間所公有。非一社會一國家之私物。尤非西醫所獨有。今日國醫藥之整理。乃欲於經驗已效之方法中。求得科學之理解耳。經驗已效之方法。亦是一種自然界之對象。用已知之科學原理解。理解此種對象之所以然。而產生前此未知之科學智識。乃今日學者所應有事。——節陸氏論醫集二卷三頁

以科學原理解。理解此經驗已效之方法。使此經驗方法之所以然。由理解而顯豁。由理解而大白。此種理解工作之第一步。當施之基本醫學。如生理解剖病理。以及一切學術語。以爲中醫科學化之梯階。

淵雷夫子曰。解剖生理病理。及西法診斷中之名詞意義。往往與國醫舊說不合。生理之大腦。乃國醫舊說之心與

心包。生理之運動神經。乃國醫舊說之所謂肝。此其最顯者。其他名實乖異極多。近人頗有論議。仍多附會錯誤。若不一二疏證明白。則科學終不得運用於國醫學也。至國醫常用之學術語。如陽盛陽虛。陰虧陰盛。痞鞭動悸。心腎不交。熱入血室。以及瘀血溼邪。痰飲肝氣之等。自科學頭腦者視之。莫不突兀難曉。然國醫學之特長。往往在此等處。若不用科學原理詳釋之。則國醫終不得世界學者之信仰也。——節陸氏論醫集二卷八頁

初步之工作就緒。然後進而整理一切之名論。

淵雷夫子曰。醫藥學可分爲兩部。曰名論。曰方法。今之整理。於名論之部。宜大有更張。於方法之部。不過審定其孰確孰速。詳開其用此方法之證候而已。

又曰。以橫的方面分。則有內科外科鍼灸科按摩科婦人科小兒科等。以縱的方面分。不過名論方法二部而已。凡內經一類之書。屬名論。凡經方本草一類之書。屬方法。凡生理病理病原細菌生理等科。屬名論。凡診斷治療等科。屬方法。名論與方法之分。醫家所未言。今爲便於說明計。臆創之。（中略）故國醫學名論之部。若不根據科學。加以明確之界說。則不能取信於世界之學者。而不能自存於今後之世也。——節陸氏論醫集二卷四頁

淵雷夫子別名論與方法爲兩部。使學者對於中醫之學術。得一清楚之概念。從此着手。中醫學始有廓清之一日。復次。愚所謂科學之方法。指切實之方法。凡切實之方法。皆得歸納於科學方法之範圍以內。治醫學之方法。與治病之

方法。其範圍不同。質言之。治醫學之方法。即研究「治病名論治病方法」之方法。猶邏輯爲科學中之科學。研究科學之方法。有一定之原則。即所謂邏輯。研究醫學。亦有種種切實方法。與邏輯相默契之方法。作爲工具。猶開礦之有器械。此即愚所舉之科學方法。此即愚所舉之治學方法。綜言之。則曰科學的研究醫學之方法。

愚所舉之方法。略分兩種。一曰考據之方法。一曰統計之方法。考據之方法。略帶演繹性。統計之方法。純爲歸納性。考據方法。爲漢學家之特長。淵雷夫子之傷寒今釋與金匱今釋。其中字義之訓詁。章句之校勘與疏證。皆漢學家之考據方法也。而所引丹波氏山田氏之說。又皆東邦醫學中之顧亭林錢竹汀也。然淵雷夫子之書。有考據而不拘於考據。考據之方法。特其一端而已。其中科學原理理解之創獲。診斷治療經驗方法之心得。精深博大。皆非徒事考據之山田所及見。若徒羨其考據之典博。則管窺蠡測而已矣。茲錄章太炎先生之王叔和考如下。

王叔和考——見葑漢微言

張仲景名機。見林億所引名醫錄。而王叔和之名。則世所不知。余案御覽七百二十。引高湛養生論曰。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經方。洞識攝生之道。嘗謂人曰。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無災患。積久爲人作疾。尋常飲食。每令得所。多餐令人彭亨短氣。或至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臠之屬。此物與酒食瓜果相妨。當時不必卽病。入秋節變。陽消陰息。寒氣總至。多至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太過。飲食不節故也。千金方二十六食治篇。錄河東衛汎記云。高平王熙。稱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有所犯者。或有所傷。或當時雖無災苦。積久爲人作患。又食噉鮭肴。務令簡少。魚肉果實。取

益人者而食之。凡常飲食。每令節儉。若貪味多餐。臨盤大飽。食訖覺腹中彭亨短氣。或致暴疾。仍爲霍亂。又夏至以後。訖至秋分。必須慎肥膩餅臛酥油之屬。此物與酒漿瓜果。理極相妨。夫在身所以多疾者。皆由春夏取冷太過。飲食不節過也。此與高湛所引王叔和說。文義大同。辭有詳略。則知高平王熙。卽高平王叔和也。叔和名熙。乃賴此一見耳。錄此一則。以見考据方法之一種。尙未能包括考据方法之全體。推而廣之。應用考据方法於治療。則可以知治療方法之發展。可以知治療方法之種種。可以開發已隱晦之治療方法。可以廣大治療方法之範圍。是在善用之而已。

統計之方法。風行於歐美。土地之生產。則有統計。戶口之多寡。則有統計。文化之消長。則有統計。由此種種之統計。凡一切事業之盛衰。無不於統計窺其微。無不於統計見其大。故統計調查。已成專門之學問。統計所得之答案。有歸納之性質。有比較之研究。茲舉吉益東洞之藥徵爲例。——以下藥徵原文

厚朴 主治胸腹脹滿也。旁治腹痛。

大承氣湯證曰。腹脹滿。又曰。腹中滿痛。

厚朴三物湯證曰。痛而閉。

厚朴七物湯證曰。腹痛。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證曰。腹脹滿。

以上四方。厚朴皆半斤。

枳實薤白桂枝湯證曰。胸滿。

梔子厚朴湯證曰。腹滿。

以上二方。厚朴皆四兩。

半夏厚朴湯證曰。咽中如有炙燂。

以上一方。厚朴三兩。

小承氣湯證曰。腹大滿不通。

以上一方。厚朴二兩。

右歷觀此諸方。厚朴主治脹滿也明矣。

誦穆案。以上腹滿一方。（即梔子厚朴湯）腹脹滿二方。（即大承氣湯朴薑草半湯）腹大滿不通一方（小承氣湯腹中滿痛一方。（大承氣湯）痛而閉一方。（厚朴三物湯）腹痛一方。（厚朴七物湯）胸滿一方。（枳實薤白桂枝湯）咽中如有炙燂一方。（半夏厚朴湯）由所列藥效統計之。則知厚朴能治胸腹脹滿及腹痛。此所謂歸納的性質。由方劑應用之數量統計之。則治腹脹滿者最多。治腹痛者次之。胸滿及炙燂又次之。由此可知仲景之意。在病證方面。以厚朴治腹脹滿為最重要。腹痛等次之。在病之部位方面。厚朴着重於腹部。治胸部則寥寥。此所謂比較的性質。吾友沈警凡君。嘗有應用統計學以治國藥之說。則其範圍尤大。而應用亦廣。愚發統計之說。雖其先已讀東洞之書。然沈君

實予我深刻之影響。法所從來。何可自諱。吾友趙錫庠君。則嘗以考据方法。推尋藥效。其稿前半嘗登於自強醫刊。後半因自強停頓。已不知所之。傑作淪佚。爲之三歎。然前期連翹之印象一篇。謂連翹心壳之分用。起於有清雍乾之後。則其考据之方法。亦可想見其一斑。

要之。研究中醫之學術。而不采科學之所長。則歧途徘徊。必無建樹。研究中醫學而無科學之原理與方法。則猶有豐富之礦苗。而無犀利之器械。然徒知方法。而不充實其學力。則猶有犀利之器械。而無運用之膂力。且不知礦苗之所在。亦委貨於地耳。苟充之以學力。益之以方法。則無之而不得。無之而不利矣。愚學識淺陋。無知妄論。既無以對讀者之熱望。尤謹待大雅之批評。

研究

中醫百日通感言

湯濟良

——書報批評之二——

余嗜讀中醫書。閱中醫藥雜誌。因鑒於數千年而極有價值之國粹。——中醫學——日趨衰微。不忍坐視。擬求改進。以

資復興也。余所買之書。無論爲新理。爲舊理。爲腐敗。或科學化者。一概買來。其精妙者。讀之再讀。看過再看。未通澈決不中止。卽腐敗之書也。一一過目。然後束諸高閣。如此三年餘矣。未嘗一日弛解。人說我龐雜。則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人說富研究性。則我豈敢。其間並遙從綏之（丹陽）夫子臨症實習。迄今僅得皮毛。遇疑難雜症。猶未敢輕易試驗。此非良天資獨愚。人人皆如此耳。更非故弄玄虛。使學者懼難而退。實則關係人命。萬一誤藥。噬臍何追。故良意欲精醫學。非三年五載。讀書實習。不爲功。決非簡單草率之事也。

近有「中醫百日通」廣告。曰「讀過此書。無異中醫專校畢業。讀熟此書。卽可看病開方。讀完此書。卽可設診懸壺。」又曰。是書係名醫陳景歧編著。謝利恆題字。經顧祝同潘公展諸聞人及醫學專家惲鐵樵丁仲英等簽題。望平街中西書局發行。全部只售三元等語。夫中醫之道。何等高深。豈有百日可通之理。却又有醫界名流題贊。殊爲不解。卒爲好奇心驅使。按址付值購歸。閱之。分門十六。內容蓋雜搜諸家麟爪耳。良對之懷疑更多。如湯頭取重於徐靈胎方耕霞。女科產科取重於傅青主。外科專取重於南豐李梃。更有三點。（一）是書所載脈訣。仍襲洪浮瀉革等二十八字作憑空掠影之談。只此一門。恐非區區百日可通。非僅良一人不能學到。試問數十年經驗之大名家。誰能將二十八脈分清。（二）其所載藥性。有太簡單。有太複雜。等於坊間舊本。並無科學新解釋。（三）醫家之仲景。猶儒家之孔子也。孔子遺文。若無後人詳細註釋。人人盡知其玄妙乎。而是書對金匱傷寒僅載仲景原文。恐非初學所可意到。更非百日可以成功。較之淵雷先生所著兩部今釋。以科學原理解。愧色多矣。至於著者功罪。良未便如何發揮。總之。無論是書有甚長處。就

照其任何一門。決非百日可通。則其名曰百日通。未免輕視中醫矣。然如其言。則所創中醫學校。費用多金。諸教授辛勞教導。以及淵雷先生絞腦汁。編講義。設遙從部。豈不是完全多事。讀者至此。恍然悟矣。匆匆隨筆。作醫書評論也可。作希望百日成醫之意志不堅之學者之棒喝。亦無不可。想識者當不以良爲狂也。（却酬）

此文投稿人負責通訊處 丹陽草埕外街十八號鶴松醫廬

公開一張腕痛神效方

湯濟良

基原 嘗見綏之夫子用之。

治症 凡病人爲農夫。或苦工。向來確有傷力。而作腕痛。不論根蒂如何固深。輕則二三劑。重則七八劑。即可斷根。永不
再發。良屢試不爽矣。

處方 金香附三錢。當歸三錢。柴胡（醋炒）八分。元胡索錢半。五靈脂錢半。杭白芍二錢。紫丹參三錢。淮牛夕二錢。台

烏藥一錢。十大功勞葉錢半。伽南香屑（研末沖服）一分五厘。

說明 蓋勞力則傷氣。氣滯則血瘀作痛。此方重在引氣歸原。故有奇驗。

附註 受病原因不同。用藥因之迥異。不能囫圇處治。故此僅限「勞傷腕痛」用之。其它匪宜。如係脇痛。或腕脇俱痛者。均不可輕試。

單方備急

蔡子模

前從程九州游。得其單方頗不少。可佐內科用者亦多。略舉一二。

頭目眩暈。用黃棟樹葉一兩許。煎服。暴得頭暈。以鮮馬兜鈴半嫩者煎服。

夜中盜汗不止。以二伐稻煎湯服。

忽然吐血不止。措手不及。以鮮烏柏樹葉。搗自然汁服。

下痢不止。以鮮枳椇子嚼食三四兩。立止。



張公讓問陰虛發熱之理

淵雷答 醫書所謂陽。指機能。指細胞之生活力。所謂陰。指物質。指營養分。陰虛者。營養不足（或一部分。或全身。依理無有一部分不足者。但中醫診治上。有所謂肺陰脾陰胃陰等諸不足。依法藥之而效。則事實上容有一部分者。）而機

能未致衰弱之謂。惟其物質不足而機能健全。於是機能起虛性興奮。竭力分解體內之脂肪蛋白諸質。以冀補充營養。分解燃燒力亢進。故發熱。體內之脂肪蛋白諸質。愈分解而愈感不足。故陰愈虛。故治法當滋陰。不當退熱瀉火。因此種興奮。一經用退熱瀉火劑。或與陰俱衰而致虛竭。或反反射救濟而愈益亢進也。

張公讓問 淵雷先生答

(一)陰虛發熱之理。先生謂為體液被灼。滋陰可愈。然則西醫之生理食鹽水。或 Ringer 氏液注射。亦可以解熱矣。其補充體液則一也。先生以為如何。(常見病人——如霍亂——注射生理食鹽水後。體溫上升。西醫謂為特異反射。仍不能明言其理。中醫說或有較滿人意之答復也。)

(答)陰虛發熱之所謂陰。吾前次答為體液。然非水分之謂。其主要乃是蛋白質。生理食鹽水但能稀釋血液。形式上增加血量。以免血壓低落耳。絕不能增加營養。故可以救急。(於四逆證時用之)不可以根本治愈陰虛。陰虛係慢性病。生理食鹽水用於急性虛脫。所舉霍亂之例是也。Ringer 則未習其用法。不敢答。至霍亂用生理食鹽水後之體溫上升。若升至常溫。不過血壓恢復而體溫亦復。若升至常溫以上。乃血管中驟來外物刺激之反射。似無深理。

(二)陰虛之滋陰。生以為初應用甘涼。(生地玄參等)再進應甘溫。(熟地當歸元肉等)再進則體溫反射衰弱而至低溫矣。則用辛熱(四逆等)陰虛失治。是否有此等級。(似乎傷寒今釋上有用四逆加歸地之說——景岳方)

(答) 陰虛證用滋陰藥。除却本病絕對不宜溫藥。如肺結核者外。本不宜一味寒涼。市醫不知。往往因此戕賊生氣。(生氣即陽也) 即肺結核。熱地常歸之微溫。尚所不忌。至於極期之虛脫。遑論四逆湯辛烈傷陰不宜用。即四逆加歸地之類。亦已無及。所以然者。滋養藥入腹。須陽氣爲之消化運輸。陽氣之發生。須有燃料。即所謂陰。此時體內僅有之陰。已不堪復燃。而藥中之陰。復萬萬不及補充故也。故四逆回陽。只宜於急性病陰氣未竭者。而陰陽兩衰之病。圖治宜早也。

(三) 桃仁紅花一類破血藥之功效。能排除血中毒質否。中醫對月經血看作瘀血。(西醫無此觀念) 瘀血不除。要生種種大病。桃紅能排除之。是清毒作用。但能否清解其他毒質。觀既往治驗。似乎可以。如狂犬病用下瘀血湯。鼠疫病重用桃紅。皆是清解血毒作用。但是其他一概血中毒質。如菌毒尿毒敗血病白喉傷寒等等。桃紅等一類破血藥。有無清解作用。

(答) 吾綜合讀書治病之知識經驗。得一概念。『凡血液中之病毒。血液起抵抗時。自身與毒化合。於是一部分血液失其固有性狀。而成爲瘀血。即使不與毒質化合。而用他法抵抗。則抵抗之後。亦有一部分血液敗壞。如物件之廢舊者然。因與平常新陳代謝不同。故亦爲瘀血。』概念如是。惜未得翔實證明。凡上述兩種瘀血。桃仁紅花有排除之效。然則桃仁紅花之排毒。爲間接而非直接者。問中所舉菌毒諸病。若病理機轉上無上述之瘀血者。桃仁紅花無能爲力。惟敗血病之輕者。有相當功效。以其正是上述之瘀血故也。

(四)又能解除靜脈鬱血。通暢血行否。大衆醫報九期十期。王潤民君謂癲狂夢醒湯。(醫林改錯)重用桃仁八錢。治狂癲神效。謂狂癲由腦靜脈鬱血。桃仁能解除靜脈鬱血。通暢血行。故能治之。生意解除靜脈鬱血。通暢血行。是人參附子一類強心藥之事。無與桃仁。其有功效者。或解除血中毒質之故。先生以爲桃紅等有解除靜鬱。通暢血行之功否。

(答)桃仁紅花力雖不峻。究是攻破藥。適用於陽證實證。不適用於陰證虛證。以中醫術語判靜脈鬱血。明明屬於陰證虛證一面。此非桃仁紅花所治也。謂二藥能平動脈充血則可耳。且癲狂是否爲腦靜脈鬱血。亦大有疑問。王說可商。醫林改錯喜用桃仁紅花。是王清任偏執處。其方雖多有效。吾儕仍不可不擇。

朱哲明問

讀傷寒論今釋六十五條云。「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生疑此條經文或有錯誤。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不字應在汗出而喘。汗字上。如此移易。不但與麻杏甘石湯合。即與五十九條「傷寒發汗已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亦合。此改未知當否。仍乞夫子詳爲教之。

生理補證一卷五十頁。「素問陰陽別論云。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善氣。(注)二陰謂手足少陰。心及腎之脈也。一陽謂手足少陽。三焦及膽之脈也。」照字面看。手足少陽。似乎是一陽者。抑別有所謂耶。此解如此。請師明示。

答 所疑頗有理。惟大論另一條。謂「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大致相同。知非傳寫偶誤。又六十五條病情。亦與五十九條不同。 誦穆

大論麻杏石甘湯兩條。殊不足爲用此方之準則。此方治呼吸器病屬熱而渴者。故欬嗽白喉俱爲要藥。而汗不汗卻無關係。所謂有汗忌麻黃者。忌麻黃湯。非謂忌麻黃一味。更深求之。則忌麻桂合用耳。弟所改似乎有理。然開首「發汗後可更行桂枝湯。」太覺兀突。要之。兩條經文當存疑。

二陰一陽。猶言第二陰經。第一陽經。非兼手足而謂之二也。講運氣司天者。將陰陽各三依次排列。爲厥陰少陰太陰。少陽陽明太陽。於是厥陰爲一陰。少陰爲二陰。而少陽爲一陽。乃至太陽爲三陽。皆等於別名。其意謂陰陽消長。皆由少而多耳。 淵雷

生理補證之錯誤

失名

此條不知何人所問。原稿前後諸條。已被誦穆裁登前期。遂失問者主名。誦穆不取此條。殆是爲我護短使然。其實講義中有錯誤。正宜及時更正。庶不致誤學者。今爲補登出。細審文字。似是端木棟如。望作者見此後函告。以便次期聲明。 淵雷。

問 生理補證卷一第十五頁十二行。謂「士的年」西國殺虻虫藥。或譯爲「山道年。」按「士的年」亦譯爲

「番木鱉」或「馬前子」西名爲「Strychnin」亦名「Nuxis Vomicae」爲治神經性病藥。西醫於滋補強壯劑多伍用之。多服則中毒而致震戰。抽搐。呼吸迫促。而呈驚悸狀態。致死量平均爲〇・〇二——〇・一格蘭姆。「山道年」或譯作「散安紐」西名爲「Santoninum」爲驅虫藥。多用於腸寄生虫病。多服則中毒而呈瞳孔散大或縮小。黃視。頭痛。噁心。嘔吐。重症者亦發痙攣及呼吸困難。常因窒息而死。據此論之。則「士的年」決非「山道年」。「山道年」決非「士的年」也。未識是否。

答 「士的年」只是神經藥「番木鱉」。鄙人西藥知識太少。不知如何誤混士的年。山道年爲一。閣下此問。可以正吾錯誤。當轉告同學。 淵雷

誦穆案。此條問者確是端木棟如君。誦穆於前月歸里省親。稽留多日。淵雷夫子哀集稿件時。以無從問詢。遂不知問者主名。返滬後。得淵雷夫子已哀集之稿件。檢讀一過。始知其枝吾。因補誌於此。而問答前一段文字。則仍其舊。以見淵雷夫子態度之光明磊落。

讀傷寒論今釋疑問

高佩經問

(1)卷三九頁後面救宜表裏緩急條下。陸先生云。「太陽證之亢盛於肌表。自然療能驅病之趨向也。」又云。「腸胃虛寒。自然療能內顧且不暇。夫何能驅病於外。」案腸胃虛寒之人。其自然療能既不能驅病於外。使偶受外感。則應直

中臟腑。不應有身疼痛之表證。以太陽證之亢盛於肌表。爲自然療能驅病之趨向故。又云。「當此之時。與解表藥。既無自然療能爲之憑藉。乃不能驅除病毒。反傷其陽。陽既傷。病毒且內陷而益猖獗。」案反傷其陽之陽字。果何所指。陽既傷。病毒何故卽內陷。且裏虛之人。自然療能既無驅病於外之力。則病毒便當一往直前。如入無人之境。何待陽既傷而後病毒始內陷耶。

(2)卷三十四頁正面。「淵雷案。胸脇苦滿。心下煩痞……具此證者……亦無論何病。服小柴胡湯無不效者」云云。據此以推。則凡見小柴胡證。皆當用小柴胡湯。然本卷廿三頁正面又云。「若病勢已深之後。又或帶三陰虛寒候者。縱有似柴胡證者。不可妄與柴胡。」然則三陰病是否有小柴胡證。觀「縱有似柴胡證者」一句。雖其云似。而三陰病當有小柴胡證。若據前論。但見小柴胡證。不問其病勢之深淺。亦不論其爲三陰三陽。皆當與小柴胡湯。若依後說。則病勢已深之後。與三陰虛寒之小柴胡證。乃不可與柴胡矣。前後豈不自相矛盾乎。

(3)大黃黃連瀉心湯證。陸先生云。「皆身半以上充血之證也。芩連苦寒。專主上部充血。以心下痞心悸心中煩悸爲候。大黃瀉下。乃所謂誘導法耳。」(見卷四四十二頁後面)然查今釋一百六十二條本方下之所附錄。此方可治下血尿血。下血尿血乃下部充血之證。芩連既專主上部充血。何故下部充血之證治之亦效。且大黃瀉下之力。乃所以誘上之充血。導之使下耳。以之治尿血下血。其下部既已充血。猶不慮其血之益充與。若謂尿血下血必見心下痞煩悸之主證。始可以本方治之。然據伯父之經驗。尿血下血不見主證而與以三黃湯。亦當可得效。則此理殊不可解。而陸先生之

說乃不爲透澈。而頗有可疑者矣。

淵雷先生答

(1) 舊說謂傷寒之邪中於皮毛。層層深入。此誤也。例如腸窒扶斯。初時菌在血。病進行。則在小腸。當其在血時。諸藏器無所不到。舊說認爲最裏之心包與肝。(厥陰)菌亦可到。豈獨太陽之小腸而已。其他熱病。多數菌有定處。毒隨血行。毒之量始足發病時。體工驅毒之法。發表爲最近且易。此始病之所以見太陽證。然非病毒由太陽層層深入之謂也。明乎此。則「偶感外寒。應直中臟腑」之疑。可以不解而解。「陽」指代謝機能。(體溫來源)及細胞之機能。發汗而不中病。可以亡陽。陽亡則抗毒力全失。成爲虛寒證矣。又所謂表證者。有若干種。是體工驅病向外之表現。亦有若干種。爲病毒直接作用於身體而成。身疼非驅病之表現。乃病毒之作用。此其一。且胃腸虛寒之程度有淺深。其淺者仍能向外驅病。但爲力較弱。至極深。則不待外邪。人已不活。故胃腸虛寒。亦不可執以爲毫無太陽表現。此其二。

(2) 前者據陽證而言。後者據陰證而言。陽證有種種治法。陰證則一從溫裏。故陽證病夷而法繁。陰證病險而法簡。陰證之胸脇滿不用柴胡。爲其但欲溫裏故也。然胃病之胸脇滿。雖陽證亦非柴胡之治。此則讀書不可死煞句下。而著書時亦勢難一字一句四面顧到耳。(陰證未見有顯著之小柴胡證)

(3) 今釋方解。多就本條之證爲說。其不能「自在無礙」處。往往有之。此方治下血之證。芩連無可疑。可疑者惟大黃

耳。今釋中記有一段云。（記不真何處）「芩連消炎。平充血。黃連之效。自頭面而及於心下。黃芩之效。自心下而及於骨盆。」則下血之證。黃芩適對。不足疑也。大黃之誘導。乃新說。適可以解釋上熱證。故用之。舊有瀉熱之說。亦有徵驗。下血之用大黃。殆所謂瀉熱矣。

治驗

治案三則

蔡子模

表兄徐效良子巧寶。年三歲。患溫病已三候外。舌黑唇焦。目不識人。腹軟不痛。脈細如絲。洩出涓滴如醬色。手足厥冷。愚遲一時之私見。乃以拔粹犀角地黃湯去川連。加木瓜荆瀝竹瀝紫雪。二劑進之。病減大半。舌黑僅中心如指大。唇亦不焦。神氣清矣。再以導赤合白虎。去粳米。加香粳稻葉。三劑全愈。此習醫以來第一案也。

後又治一朱姓婦。年卅二。患氣喘欬嗽。面赤。不能安眠。飲食尙好。欬極則胸背有汗。背脊惡寒惡風。兩足常冷。大便燥結。痰出味鹹。色亮如綫粉。心常悸。小溲熱而少。脈沉細而滑。舌苔淡黃而底絳。偶入睡鄉。醒後必口乾烘熱。但不能多飲。乞愚診視。尋思無計。勉以金匱腎氣丸改作湯方。去附子。加黃柏獨活鹿角片鮮生地木通。三劑病愈強半。惡寒足冷已退。

小溲熱減略多。轉方去鮮地木通獨活。因口中略膩。加佩蘭葉。五劑全愈。此舊清光緒戊申年事也。明年春。鄉友程筱筭延去看其外甥媳戴姓之病。患春溫月餘。神氣尙不昏。舌乾黃起刺。體瘦悴不堪。肌膚皴剝如枯腊。大腹飽滿拒按。不食。不能多飲。脈細軟無神。重按若有力。口氣極臭。大便不行已久。小溲點滴如沸湯。愚思大承氣失下證也。然其人倦悴之甚。欲進黃龍湯。又恐不穩。忽憶及吳尚先法。做其意。以白虎湯加西洋參鮮生地鮮石斛清竹瀝鮮葶薺汁。爲湯內服。外用生軍玄明粉各四兩。枳實三兩。煎湯一鑊。入浴盆中。浴而浸之。冷則重煎。或再易之。如法兩日。大小二便齊下。腹軟人暢。安臥半日。後乃以白虎湯甘露飲二方隨機調理而愈。五十日起床。

治案一則

王惠蒼

淵雷先生大鑒。良自出師門。將及一載。臨診雖不甚多。而間有一二治案。尙覺得心應手。此則皆出於兆白先生（上海國醫學院畢業。亦舊生也。）指導之力。與先生傷寒今釋之賜也。心感曷忘。茲將良治病獲效之案。附一二於後。以就正於先生。至疵謬之處。敬懇修正與批判。

嘗讀大論及要略。見其中方劑。從無一用石斛者。豈仲景當時。石斛未入藥耶。抑另有別故耶。乃近世時醫。一見熱病舌乾。卽金石斛鮮石斛。羅列方頭。大有無方不石斛之概。病人因熱久不退。心臟疲勞而死。則委之於命。深信不疑。此真冤哉枉也。實則病至舌乾口渴時。第一須解熱。熱退。則舌乾口渴亦復。故仲景於陽明病。壯熱詰語。唇焦齒燥時。祇重用白

虎以清熱。何曾一用石斛以生津哉。譬之煮水。釜中騰沸時。欲止其沸。揚湯以止之乎。抑抽薪以止之乎。不待智者而能決。治病亦然也。或曰。然則石斛竟不可用乎。是又不然。當壯熱舌乾時。於大隊清熱藥中。稍佐些許石斛。未嘗不於病無益。惟多用則有弊無利耳。無徵則不信。茲將愚治闕童之病。初起被石斛所誤。幾至不起。後用人參白虎湯而收效一案。附列於後。

闕甫全。住闕家橋。年拾六歲。於八月底患寒熱如瘧。繼則但熱不寒。延某醫診之。謂係瘧瘧。服和解劑。不效。病反甚。熱壯。口唇焦燥。乃更用豆豉豆卷石斛等藥。亦無效。病日劇。連更數醫。均徘徊於豆卷石斛中。迨至九月十日。延余往診。體溫高達三十九度八。脈搏弦數。舌光絳。邊緣生芒刺。渴而不欲飲。——此係連服大量石斛之故。——大便稍帶稀薄。無汗。神志尚清。余乃謂病者之父曰。此係陽明經病。若能早用經方。病必不至如是之劇。蓋歷觀前醫治案。均着重生津。而少清熱。夫不去其熱。則津安得復。故愈服生津劑。而其舌愈覺光絳也。今當與釜底抽薪法。俾熱邪去。則津自復。病者之父領首示可。余乃處下方。石膏八錢 知母三錢 太子參二錢 元參二錢 甘草一錢 石斛一錢 山梔二錢 令服二劑。於十二日再診。熱已稍淡。三十八度五。舌亦濕潤。口渴喜飲。得微汗出。乃於前方去元參。山梔。石斛。以黨參易太子參。——因其脈弱之故。——加山藥三錢。茯苓三錢。餘仍舊。一劑後。熱大已。再服一劑。熱已清解。惟孩童無知。誤起牀出外。更兼飲食不慎。以致寒熱又作。乃稍事調理而愈。

痰喘。卽氣管枝喘息也。爲發生呼吸困難之特殊氣管枝病。往往有發作性。其發作時。氣管枝粘膜。起充血及加答兒。與

氣管枝壁平滑筋。起痙攣性收縮。營共同作用。使管腔非常狹窄。發高度之呼吸困難。蓋喘息本係神經性病患。因迷走神經及副神經運動纖維之興奮。氣管枝筋非常攣縮。同時因血管神經及分泌神經之作用。氣管枝粘膜之血管擴張充血。粘膜腫脹。粘膜之分泌亢盛。管腔狹窄。遂發喘息症狀。此氣管枝喘息之西說病理也。較之陰陽運氣之說。——內經言喘之病理。謂陰爭於內。陽爭於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薰肺。使人喘鳴。又云。清濁相干。氣亂於肺。則俯仰喘咳。接手以呼。……等等。——彰明多矣。言治療。則大多用阿篤列那林。愛非特林。阿刀邊。嗎啡等。注射。而治療成績。則不迨我國醫遠甚。茲將余治療喘息之驗案一則。附列於後。

陸姓男。年二十餘歲。住宋家莊。爲機器廠之工人。素有喘病。時愈時發。雖服藥。亦無效。本年六月中。因露坐納涼。遂致引起舊恙。來診時。痰聲吼吼。氣促迫。語不成聲。不能平臥。背脊上冷如手掌大。肋疼。脈弦硬。苔白膩。此卽氣管枝喘息症。遂與溫肺鎮逆。用麻黃湯合旋覆代赭湯加減。進之。炙麻黃一錢 川桂枝一錢 川朴一錢 炙甘草二錢 杏仁三錢 代赭八錢 全福三錢 乾姜八分 半夏二錢 茯苓三錢 大棗二個 二劑後。來復診。謂藥後喘逆大愈。能平臥。諸症均瘥。遂以小劑調理而愈。迄今未發云。此係去年九月所診。

鈍刀新試錄

謝良毅

伯母年五十餘。於蒲節持饌禳田。是日陽光熾烈。夜歸得病。惡寒發熱。肢體疼痛。醫與薄荷蘇葉等三發其汗。病數日仍

不解。毅適回鄉。試診之。證如上述。而舌苔白膩。膚燥無汗。鼻塞聲重。小便短赤。擬麻黃湯與之。思慮再三。覺甚恰當。意遂決。是夜來城。忽憶俗有夏忌麻黃一語。憂懼不已。然以其人惡寒發熱無汗。用之何禁。輾轉自釋。心終不安。次日拂曉。復奔回家。時已日上三竿。覓之不在。終得之於鄰家樹下。云在此納涼。所疾已全失。視其舌。尚微白膩。復作小劑。小柴胡湯加麻黃一錢與之。是日無復他異。

拙荆體素不甚健。夏初得一病。兩脅支滿。饑飧不思。遍身骨節痠痛。日惟嗜臥。時爲學尙淺。不敢妄處方劑。祇囑其別就他醫。如此易醫四五人。寢假月餘。病無起色。支離不堪。此時頗忿市醫之無用。於是親爲診治。病除上述者外。兼月事不利。便秘。舌色白膩。尖端微黃。脈浮緩。呼吸淺表。正與時下所謂心氣痛者同。從舌色及自覺證推究。實爲胃腸炎。決用小柴胡湯去人參加四物（去生地）廣木香羌活五味主之。二帖而病脫然。十餘日後。康健倍舊。

鄰婦病同前。惟夜發潮熱。譫語時驚。下黑糞。脈浮數。前醫與逍遙散。（四物湯加柴胡廣木香云是逍遙散）十餘日不愈。余用桃仁承氣湯下之。復照余前所擬方與之。二劑而病亦痊愈。一婦亦患同拙荆。照方與之。二日亦愈。

一小兒下痢兼咳。發熱汗出。面有熱色。指紋鮮紅。擬麻杏甘石湯加半夏川貝生薑與之。一帖而咳痢並止。

一同事某。夜浴於河。寒客肺俞。乾咳頗劇。聲啞無痰。因擬麻黃湯而輕其劑。加川貝桔梗投之。服後小便頻增。半日許凡五六次。咳聲全止。

堂姪阿熙。年三歲。其父涉跡花叢。毒遺子女。廢歷七月初間忽得惡疾。項背腋下臀部等處。纍纍墳起。漫腫無頭。如

碗如盞。凡六七枚。頗可怖人。求治於就近贈醫之西醫。均訝爲未見。經數日。聞於毅。因回家視之。時正蹠伏懷中。遍身汗出。頭髮盡溼。目半闔。脣色慘白。掌中毫無血色。以手按其額。距半寸許。覺熱氣薰手。近按稍久。則不覺熱。問之嫂。知其小便短赤。十日前曾得下痢。今尚未止。蓋此病之由。因脾虛轉成陽虛。先天所遺之白濁菌亦乘機竊發。遂同時誘起腺結核（陰疽）惡疾。因擬陽和湯（人參熟地乾薑桂枝附子草節）與之。令其照方配服。方至藥肆。肆中人相訝而視。皆曰。如此暑天。用此純陽藥。真殺人不用刀矣。不可服也。服之必有不測。往別肆。亦如之。因抱兒往就肆醫診視。醫與荆防敗毒散方。作湯服後。病益沈重。奄奄一息。嫂大懼。持方往罵肆醫。始將余方照配。服後即能起坐。精神轉好。次日毅回家。見藥已對症。復將原方去人參與之。更作芩連解毒湯一方。又從市上購回小金丹一盒。令其合陽和湯參服。三日則服芩連解毒湯一次。再三叮嚀而後去。越八日。回家視兒。幾如骷髏一具。已不復成人形。大駭。問諸家人。始知所留之方藥。自上次一服之後。全未再用。蓋嫂偏聽人言。已另就一英藉西醫診治。頸際二瘡。經已出膿。而他處仍隆起如故。臀部一邊高出寸餘。四肢蹠縮如臥犬。視之。不覺搖頭一嘆。家人遂咸來罵嫂。再令其照原定方案繼續服用。不復與西醫診治。如此凡八九日。用款尙不足二元。此兒已能扶桌試行。與羣兒笑語矣。陽和湯治陰疽。係從證治全生集得來。更審證正確。故信之頗堅也。

對門一呂翁。於初夏患加答兒性下痢。醫與葛根芩連湯治之。不愈。一醫易以六君子湯。仍不愈。進退十餘日。易醫五六人。日形罷憊。余公餘輒叩其所以。云第覺胸脅悶滿。飲食無味。頭微眩。午後輕發潮熱。大便時而洞泄。時下膠粘如

涕唾。視其舌。中白膩而邊緣略帶黃色。因出而告其伴曰。翁病可以無慮。伴笑唯唯。未幾一醫來。處五苓散去桂枝加陳皮湯與之。其日痢稍止。明日醫復來。更作前方與之。醫去。余阻之曰。痢症爲腸炎。今病人覺胸悶。不欲飲食。其病延及脾胃可知。用藥宜消炎及復其機能。病或可愈。五苓屬收瀉利尿。而非消炎治本之劑。不宜多用。用之必有他變。誠恐痢止而大便隨鞭。禍有不測也。其伴不聽。卒與之。越三日。忽於夜半病人自言欲外出。遽起顛仆床下。由是狂言謾罵。聲動四鄰。天初曉。近處延一醫來。投苓連湯一帖。病仍罵口不休。至午更一醫來。爲擬桃仁承氣加蘆菖石菖蒲遠志金汁等味與之。然藥味沾口。而病人已撒手塵寰矣。毅案。下痢之初期證。多洞泄奔注。日凡三四瀉。後仍能飲食行動如故。卽所謂飽不死的痢疾。迨三數日後。胸脅漸次悶滿。胃機能亦漸形衰弱。此爲炎竈蔓延之必然趨勢。若病屬初起。炎症尙輕之時。用五苓散吸收其腸胃水份。使從小便而解。雖過亦不甚。然仍非根治之法。如其病認爲加答兒性下痢屬於進行性者。仍從苓連湯葛根苓連湯及五瀉心湯取則。酌加發汗利尿收瀉等藥。其效當遠勝於五苓散。如診得胸脅苦悶。不欲飲食。及心下痞鞭之證。則柴胡湯在所必用。或加葛根白朮。或從半夏人參生薑甘艸四瀉心湯加減用之。如此。則相去亦不遠。無奈俗醫限於見聞。且成法自囿。終至誤人三指之下。良可歎也。

誦穆案。水瀉宜利小便。利小便卽所以實大便。赤痢則朴枳等疏通之不暇。不得以苓朮分利。致大腸更行枯澀。



鐵道部金正愚君來函

淵雷先生道鑒。大函敬悉。論集醫一字不遺拜誦一遍。所得印像。一言以蔽之。非「淵默而雷聲。」乃淵博而雷聲也。西醫界有余雲岫先生。中醫界有陸淵雷先生。俱能入虎穴。探虎子。真可謂「旗鼓相當」矣。西醫界謂「中醫界的老巢。經我們的打手打倒了。」正愚亦謂「西醫的老巢。被我們的打手推翻了。」拜讀駁付毓英君論細菌一文。尤不能不推先生為中醫界之「打手。」以年齡而論。正愚馬齒稍長。（本年四十四歲）亦未可知。以醫道而論。則不能不推先生為中醫界之先覺。

世之處中立地位者。其立場最困難。正愚從前給友人書中有云。「不左不右。弟其為醫界之社會民主主義者乎。」今先生雖居中醫界。其實則立於中醫與西醫之交界場所。正與經濟上社會民主主義立於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交界場所相同。既不能「左右流之。」勢必至「左右為難。」正愚在醫藥上之主義。與先生不謀而合。而先生又實為先覺者。故若能可及。欲隨先生及其他同志之後。在醫界中立一社會民主主義黨。而以先生為首領。寧願「左右為難。」而決不

「左右流之。」此時人雖罵爲「不中不西非驢非馬。」將來必有成爲「中西合璧」之一日。望先生偕正愚共勉之。（下略）

正定魏善忱君蟬來函

淵雷先生道席。竊於報章中讀先生之作者有年矣。欽先生以科學眼光，爲整理國醫之先導。掉臂獨行。有一世無兩之概。夫國醫至於今日。晦極蔽極。非整理改革。不足以圖存。此天下之公言也。潮流所趨。固足以左右時代。而真理所在。尤非少數人所能傾動。故今之醫界。思改革進取者。正所以愛護學術之本身。蓋爲國醫圖生存計。不得不如是。欲求國醫爲世界學術佔一位置。尤不得不如是。彼閉關思想者。不此之審。舉先民之周鼎商彝。不思拂拭裝璜。安置於輝煌廊廟之上。而拖泥帶滓。深埋於污溝糞土之中。復痛哭長歎。以保守自居。如此而不爲識者騰笑。未之有也。先生愛護國醫學之尤者也。蟬所以私淑先生者。正由於此。顧蟬非業醫者。而雅好究此學。中西醫學諸書。皆粗涉其藩。嘗語同志曰。東瀛有松園湯本等氏。爲倭國漢醫光。我國有陸盧（抑甫）等先生。何曾多讓焉。蟬於斯道也。亦竊嘗有所論列。唯以未讀先生之大著。猶引爲罪憾。（中略買傷寒今釋及論醫集）倘蒙不以不可教而辱教之。請繼今以言呈教大雅。

審計部高君澗莊來函

高君係遙從同學
高佩經之尊翁

手示及流行病須知抄稿。均收到。雜誦之餘。無任欣感。以先生寶貴之光陰。乃蒙抄稿惠示。並逐條賜答。厚意何以克當。

惟有益自努力。並勉佩經以進修母懈。藉副先生諄諄之意耳。（中略）因讀來函。覺有兩事必須爲先生進一言。（一）來函云。金匱遙從需要。必須刻日出版。暑中偶櫻小極。以不能充分休息。終未大健。稍可即整付手民云云。讀此一段文字。回想論醫集中所云。飲食二便均須算定時間。每有嘉賓蒞臨。雖貌與寒暄。而心中却時時感覺耽擱時間之苦。彼時即歎息。似此忙碌的生活。何能持久。今竟偶櫻小極。亦不能充分休息。益覺令愛護先生者。爲之十分憂心。竊謂先生事情實在太忙。實有張而不弛的危險。此後似宜刪繁就簡。將不必作的應酬文債。一概謝絕。臨診病人。亦須限定號數。逾額不診。身邊更添聘一略通文墨之士。司理往來函件。每日總須挪出兩個鐘頭。或游息。或讀書。以涵養生趣。若有良朋來訪。無妨犧牲光陰。與之暢說。此是無用之用。如此優游自得。專致力於遙從講義之作。則先生革新醫學之願。終必有達到之一日。此吾所以祝先生爲學術。爲民命而厚自保重者。一也。（二）來函云。流行病須知。中醫治療之伎倆。大抵略盡……然市醫之狡黠者。一面偷得不少關子。一面又可改頭換面。以自眩而罵我矣云云。（淵雷按。吾言不幸而中矣。見十一月十日左右之新聞報。）讀此一段文字。又憶及以前大著。與中西醫筆戰之酣。而感覺到先生的文章。其長處是精警透闢。能使信之者愛不忍釋。其短處是鋒芒太露。又使惡之者不肯接受。（彼心雖賢。其理彼耳。終不肯聽其言。）竊謂以言藥世者。法言總不如巽語。彼舊中醫之頑固不通。雖實有其可罵。然亦有其可憐。彼其所學。非有政府設學校以爲之培植。又無新知識以爲之灌輸。（舊醫言中均係如此說）彼只是盲鑽瞎搗。而得一點伎倆。以爲糊口之資。於此而驟欲以吾新知。易彼舊學。又安可能。善藥世者。亦惟虛與委蛇。而徐徐導以向上而已。先生的文章。每將此輩

頑固不通之處。形容得淋漓盡致。言之者固極快心。受之者豈不渾身是汗。既經引起其反感。遂以阻彼從善之機。而塞我革新之路。在彼則自絕於新知。在我亦失於善巧。以彌所知。以言藥世。其最能巽入而足稱善巧者。當今之世。莫如梁漱冥。彼當舉世打倒儒家之際。而出頭講孔家哲學。竟使打倒儒家者自覺其所打之不當。擁護儒家者。亦覺其所護之非真。（今之打倒中醫與擁護中醫者。其情形一與打倒儒家同。徒以言之未能善巧。至今日猶有中西醫之爭。本京各報。因傅斯筆在大公報發表「所謂國醫」一文。又引起軒然大波。）吾每讀其文。輒覺只有感佩之心。絕無抗拒之意。固由其理之真。亦以其言之善也。竊願先生再取梁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先生當然久已讀過）一覆閱之。必能於其中取一善巧之路。則此後對於舊中醫。必能泯除其厭惡之心。而引起悲憫之情。則偶有所作。態度必又不同。吾自去年初讀論醫集。即欲為先生進此言。徒以交淺。未敢言深。今承厚愛。遂不覺傾筐倒篋以出之。倘有不當。尚希進而教之。幸甚幸甚。

淵雷附注 高君與下走素不相識。因喜醫學。由葉君古紅之介。通函論交。至今未得一面。然通函迄今。深知高君深於儒家哲學。着有慕薑齋易學。蓋潔淨精微之人也。所教兩事。非宅心厚而愛人深者。不能道亦不肯道。令人感激泣下。關於第一事。僕近年自律。一依佛法。不甚愛惜皮囊。然世事未了。亦不得不稍稍將護之。關於第二事。僕自悔已久。恨脩養太淺。時復不免悻悻耳。然所以深惡舊中醫而時暴其短者。亦有激使然。僕與醫界。向少相識。昔從惲先生遊。先生持門羅主義。益與同儕格不相入。戊辰春。有某君者。忽向惲先生索我。使任某醫校教課。數月之後。

因學生信服。某君囑我規畫教課。謀革新校政。我乃就校中原有教員。分配功課。開單送與某君。絕不進退一人。豈知舊教員中因爭權爭俸之故。致某君無法處理。引其族人以自代。其時爭俸者相與製造空氣。謂陸某鬧風潮。謂陸某能空言。不能治病。此因婆婆世界衆生之常態。不謂某君庸闇。亦從而和之。僕年少氣盛。遂生曠恨。又見醫學團體多把持裨闔。鮮有爲學術計。爲中醫前途計者。曠恚心一起。下筆遂無恕辭。其實。當今舉國上下。無不如此。僕誠所見不廣耳。今後當深惟高君忠告。易曠恨爲悲憫。舍法語取巽言。努力自新。相期無負益友。

九江李海欽君來函

淵雷大醫生惠鑒。久慕大名。無緣聆教。藿葵向日。不盡神馳。茲有懇者。欽本粗知醫學。此次因事遠出。不料敝內陡然病故。但敝內本心臟虛弱。素有頭暈之病。每逢懷孕。偶有暈倒之時。此次經閉月餘。後亦自通行。但不多。（想係血虧之故）據伊云。心上難過。頭暈。飲食亦尚好。（不過有時口中無味）忽於上月間。上午很好。夜間卒然暈倒。大汗淋漓。滿身冷得刺骨。並且怕風。神智亦很清楚。總叫心上難過。夜半喝茶很多。（恐係精液內渴）天亮即死。當時所請醫生。認爲血虧。一派敷衍之藥。以致誤死。實在痛心。欽雖然在外。以病情而論。必是脫陽。一定要快。最好是打一強心針。保持心臟。然後再用參附等藥回陽。或四逆湯附子理中等湯出入加減。未必致死。即死亦無怨。鄙見如此。未識高明以爲何如。想大醫生對於此證。經驗必多。到底是生是死。抑用何法挽救。敢乞瀆神示知。以俾後學得悉死者之真象。或將來欽亦不誤。

他人感激陰功。殊非淺鮮。

淵雷復函

尊聞確是亡陽虛脫。宜大劑茯苓四逆湯。用生附子真吉林參。或可挽救。縱或血虧。亦須陽回之後。再進補血。依病論藥。不敢不直告。惟祈閣下。千萬勿據鄙人之言。向醫家交涉。醫家畏忌。冀附。已非一日。滔滔皆是。非一人一時之咎。且死生有命。縱令醫家因交涉而得咎。亦何益於亡者。徒彼此噴恨而已。鄙人非迴護醫家者。惟賢者諒之。

白喉陰證治法

吳景芳

淵雷夫子函丈。王藥雨君主持天津益世報國醫答問。弟子曾與討論醫藥問題。昨偶翻閱醫報九期。方知同屬師門。自己人不認識自己人。殊可笑也。查醫報所載關於白喉病之論述甚多。師論更詳括古今。足可爲此病之準繩。惟各篇對於此病與心臟強弱。及脈勢狀態。尙少專論。弟子與王君所論。頗覺爲一得之愚。茲特將原文鈔呈。亦不知其當否。伏乞予以教正。

與天津南開大學王藥雨君討論白喉治療問題書。○藥雨先生惠鑒。茲查閱先生第一次答潘忱君關於白喉治療法。先生云。一實扶的里的主症。是扁桃體和咽喉一帶廣布着灰白色或灰綠色的膜質。他的兼症是壯熱。意識障礙。吸呼

迫促。運動麻痺。甚至心弱。有虛脫之象。在初起三四十小時以內。病灶未潰以前。服麻杏石甘湯頓挫病變。效驗甚著。看見了這段的意思。很覺有點懷疑。實扶的里之初起。用麻杏石甘湯確實有效。不能否認。惟當時病症。必須壯熱。惡寒。口渴。心煩。脈象必浮數或浮緊。然後方能用此湯。蓋其時心臟勢力甚強。有驅病毒由皮膚外洩之勢。因勢利導。故一汗可愈。至先生所謂意識障礙。運動麻痺。心弱有虛脫之象等症。（此時不知能否用師述之飛龍奪命丹。內有巴豆硫黃。以作最後之一反激。）若當時有此症。其脈象必細小微弱。甚至脈厥。任何喉症具此脈象。均極險惡。或成絕症。蓋以其心臟衰弱。已無抗毒之力。必逐漸銷沈而至於死。以仲景六經言的。是少陰經症。此症實不宜麻杏石甘湯。蓋強責少陰之汗。必速其死也。仲景治少陰經之宜表者。有麻附細辛湯。——一面強心。一面發汗。——但喉症至於心臟衰弱。是否可表。及是否能用此湯。實未敢嘗試。恐附細更增喉頭之炎症也。國醫之喉科醫籍。對此類症。多認為絕症必死症。即所謂陽症陰脈。景平日對此症。曾體驗至久。終無創獲。竊以此病而有此症時。仍以西醫之血清為佳。不卜先生卓見何如。想大雅必有以教正也。

白喉至陰證者。誠百無一生。麻附細辛湯三味皆非所宜。以麻黃為少陰所忌。附子細辛又白喉所忌也。雷流行病須知中舉本事方之解毒雄黃丸。方有巴豆。仍治陽證之人事不省者。非陰證方。吾意用牛黃為主藥。兼有強心解毒之效。或可冀萬一。他藥則桔梗赤芍升麻甘中黃等平性者為宜。大其劑量與之。捨此似無良法。西醫血清。亦用之愈早愈效。此時殆無及矣。淵雷

黃君仲賢來函

夫子大人函丈。敬肅者。自入學以來。對於各課。沉潛研索。傷寒論今釋條文。昕夕捧誦。臨證時用經方。頗見效績。讀生理解剖學生理補證。方知靈素所論病理。紕繆實多。細菌學綱要細菌補充讀至第五章。津津有味。然兩種書雖稱善本。若無講義補證相輔而行。恐舊學欲通新學者。不得其門而入。初閱藥物學。覺其太繁。及明提要之法。則有美不勝收之樂。此在短期中學習之經過。自問頗有領悟。足徵夫子訓誨有方。啓迪愚蒙。至殷且渥矣。再有稟者。內經雖目爲玄學。但醫界喜談之者仍居多數。前香港報載。汕頭此次考試中醫。其試驗生理解剖學。仍本內經。如此可窺見一斑矣。故內經亦不容不讀。或者適逢試驗中醫之機會。則胸有成竹。不致茫無涯涘。此非受業頭腦顛預。實因出路問題。準備應付潮流耳。夫子以爲然否。尙希諭覆。藉資韋佩。秋高風冷。珍重萬分。

何君詩遺來函之一

詩近日感覺個人修學之單調。因思武漢地方。或有若干同門。倘蒙尊處將各人之姓名地址盡數開示。並分別通知各該同門。俾便彼此互通情愫。形成一種團體。不僅現在課業探討上多所裨助。將來學成問世。卽以此固有團體爲基礎。廣羅同志。號召社會。期與腐（土貨中醫）惡（洋貨西醫）兩種勢力作夾攻中之奮鬥。似亦較易見功。夫受陸門學

說之洗禮者。孰不負有革新之使命。苟其人一旦開業。不以個人之溫飽爲企圖。勢必視其力之所至。與彼江湖之流。作長時期之周旋。詩雖不敏。敢不以此自矢哉。其實。消滅氣化醫。事非甚難。在不久的將來。南海譚次仲先生之中醫與科學一書。全部告成。知識界人人有自修中醫之可能。人人有自醫醫人之可能。其時散處各地之同門。無論行業與否。當一致引此輩譚氏之私淑弟子爲友軍。此呼彼應。互相犄角。認清目標。合力進攻。（惲鐵樵先生之門徒。未嘗不可引爲同調。無如此老學說。難脫氣化窠臼。大是可商。然年來陸門函接事業。似不及惲門之發達。青年中醫界之思想。卽此可見一斑。真堪浩歎。究竟現在遙從同門實數若干。河省人最多。有無半途廢學。將來各地革新運動。能資分配否。陸師肯舉以相告乎。）行見所謂氣化也者。真個煙消雲散於吾人吹火揚塵之一刹那間耳。今日國醫館衰衰諸公。濟濟多士。方窮妍盡態。努力掙扎。冀與趾高氣揚之洋貨醫相抗衡。又惡知西醫不足以消滅彼輩耶。顧尙有一事。殊難自決。詩意。不明西醫藥學之究竟。不足以探中醫藥物之實際。此猶不明生理藥理等學科。不足以見對症處方在治療上之地位與真價也。次公先生之藥物講義。譚先生之中藥性類概說。其能言中有物。卓然成家者。固由經驗豐富。要不外借助西醫學理。爲之印證。想像二公臨床使藥。有時如無經驗足憑。未嘗不依藥理爲試用之准據。以經驗求學理。以學理求經驗。個中興趣。當有不可度人之妙。因是每讀二公之著作。卽萌研究藥學之動念。前見上海醫學函授學校（鄧源和辦）設有藥物一科。頗欲卽時報名肄業。既思講義內容未曾明瞭。萬一不合研究。豈非自遣後悔。（現方肄業余先生之補習班。經濟少感困難。遲遲不決。亦其一因。）今如變更計畫。以此宗學費（藥物選科納費拾元）選購藥物藥理各

若干種。循淺入深。自行研習。不知能否滿足前述之要求。更不知各書以何種最稱完善。（原藏有余著藥理學）特此兩種計畫。何捨何從。個人實無主見。倘蒙陸師不以詩爲不可教。示以研究藥學必由之途徑。庶幾事半功倍。不至徒勞而無成耳。

誦穆案。日本同仁會有漢譯林春雄所著之藥理學一冊。價目日金四元。余氏藥理學。曾參考林著。既有余書。則林書可以不買。博醫會出版之賀氏療學及藥料詳要。論藥理及藥效頗完備。但已不甚適用。可不買。現在第一步可先讀程瀚章之西藥淺說。或姚昶緒之藥物要義。得一西藥之簡單概念。兩書皆商務出版。程書價二角。姚書價三角。比較上最完備者。爲梁心所作藥物學。分神經藥。循環藥。簇等。書之總名偶忘。價目亦昂。此書憶上海四馬路作者書社有代售。暇當代詢。

何詩遺君來函之二

（上略）中西醫報。多至不可勝紀。優劣瑕瑜。實難鑑別。詩長期訂閱五種。目的各異。醫報爲服膺師說。鐵樵醫學月刊。藉窺鐵老思想。有無變遷。光華醫藥雜誌。取其消息豐富。（上海國醫公會藉此報爲宣傳機關。以巨額之消售。麻醉青年中醫界及社會一部分之人士。真中醫改進之最大障礙物也。憶今春。詩因余雲岫先生講義。久不發給。曾以該報讀者資格。請其代爲探聽。隨得社長余君復函。謂報名入少。謠傳將有停辦之勢。滬上滑頭事甚多。宜速將學費索還。窺其

用意。不過遮斷學者科學之路。乃不惜構詞誣人。其手段卑鄙。一至於此。詩當復函云。承示余先生事。甚感。並以推銷光華相屬。不佞忝屬讀者之一。敢不少盡棉薄。惟此間多世醫。草澤醫。大都不能閱讀刊物。其他少數。亦無研究興趣。會當向知識界中努力宣傳。籍盡讀者之義務也。吾不知余君得函。作何感想也。真堪一嘆。社會醫藥報（即余先生社會醫報之改組者）補充新醫學常識。廣濟醫刊近頃定閱。以阮氏表同情於中醫。意其於國醫藥多所探討。供獻。今為多閱刊物。補充學識起見。擬懇陸師選擇數種。出版地點不問何處。西醫其程度以社會醫藥報為標準。如常載中醫研究之作者。不在此限。中醫以驗案驗方多。而理論少者為標準。意忠實之驗案。不問經方時方。苟能多所揣摩。未嘗不有一得也。近讀生理補證。（附註。即遙從部講義。）於古代醫家之術語玄說精義。少窺大概。自忖此後可以研讀古醫書。擬懇陸師從靈素以下必讀必備之書。開示目錄。並注版本。俾便購置。（中略）自七月廿五日收余先生五期講義。以還。月餘之久。未見續發六期。前曾函詢。不蒙示復。詩於滬上向少知好。苦於無從探聽。因思大部近在咫尺。或有所見。倘蒙惠予示知。曷勝銘感。（中略）余先生自社會醫報館改組後。有無何項醫事論文。在何醫報發表。或是否另辦醫報。敬請示知為禱。余先生是勇於發表意見的。數月來未嘗見其論文。度係定閱西醫報紙太少之故。

淵雷附註 我常思為有志學醫者灌輸醫學知識。故常介紹人入鐵樵先生及余雲岫先生之函授部。其他稍有價值而不滑頭之書報。苟或知之。必為介紹。何則。於人有益。於我無損故也。余君西醫。攻擊舊中醫最健。舊中醫若因門戶不同之故。阻人入其函授。雖為報怨。尚屬直道。若謂余君滑頭。正恐聞者不信。光華社長誠心勞日拙耳。憶

該報嘗載一種消息。謂「中央國醫館學術整理委員陸淵雷葉古紅郭受天……等停職。」當時學整會停止工作。而該報用停職字。葉君等曾函鄙人就近交涉。鄙人以不欲多事而罷。夫整理委員並非官職。何停之有。此等言動。深爲有識者不取。願該報努力學術。勿復作小聰明可也。

謝君良毅來函

自受學以來。擬方治病。計已十五六次。然單用仲景方而得效者僅一次。其餘均據古方隨意加減。或自出主方。計此十餘次之中。除三次方施而病不退者外。多數咸一劑至兩劑而愈。因此疑及傷寒論今釋所舉之治驗方案。內多屬於牽引強用之條。不然。嘗見用數十劑而後能愈一病者。何其治之難也。又古書於麻疹痘毒。常有催點促膿之法。必使血毒如期實現而後已。而今時醫生。有能明爲醞釀麻疹痘毒之證。竟能用藥使消於無形。不陷亦不復發。是古法亦未可盡合。雖然。治病有難易。不能以此例彼。然吾人今日之所求者。在欲得醫藥一定之確效。及其用法標準。務求驗速而無弊。方可進而言醫言推演。非爾者。古方古法不計其數。而用藥不外數百味。安能一一試而用之耶。而况古方古法多不可靠。若並待驗知而後用。信所誤必多。而所得且限個人而已。於國醫藥何補哉。故毅之見。以爲舊法治驗。當取其效速者。而棄其效緩者。更請夫子從吾輩生徒中。合數百人而組一永久之團體。函知各個。遇有某藥或與某種藥化合。對於某種病證得一定效驗之時。卽隨時翔舉外證病原標準方案。函報夫子。迨蒐集既多。茲後分類取決。如選舉然。歸納其一

定之効力標準。集資付印。分發各同學。如此行之十年。可信國藥之疑難。必能迎刃而解。若其守殘抱缺。珍奇自秘。於吾國醫藥前途。信無改進之一日也。千慮之一。未審然乎。

淵雷先生答

來書疑傷寒今釋所列治驗多牽引強用。此殆不然。日本之所謂古方派漢醫。非仲景方不用。其固執固不可從。然因所治十五六案中。但用古方一次。又因治驗有服至數十劑而方效者。遂疑古方應用之機會甚少。則亦非是。前者或有可用之古方。而弟未見及。後者深痼之疾。本非旦夕可取效。而日本藥量太輕。亦是其原因也。雷之經驗。所遇疾病。可用古方者。十之五。非古方則不效或効遲者。十之三。故事實上亦常用古方也。麻疹痘毒已確定者。以雷所知。但有使之暢發。他無妥善之法。今云能用藥使消於無形。不知所用何藥。藥前是何證候。得無妄說麻疹。以給人而邀功耶。望明告一二。所論結團體換實驗效方。甚是。將來遙從畢業漸多。即當依此辦理也。

講義鱗爪

此篇特許轉載。並歡迎批評辨論。但請勿作剽竊。勿涉意氣。爲幸。

從根本上推翻氣化

陸淵雷

醫界有識者。莫不努力於中醫之科學化。顧今日之中醫。猶多自稱長於氣化。氣化之名詞概念不解決。則中醫與科學。終有莫大障礙。考氣化云者。乃五運六氣學說之專門名詞。（靈蘭秘典論。有氣化則能出之語。語意不甚晰。此外無所見。不可引偶然之字眼。便以爲中醫主氣化也。）今人將氣化二字看得廣大無限。渺無定義。實因道聽塗說。未嘗尋根究柢之故。若證明五運六氣之無理。氣化即根本不能成立。故於遙從講義生理補證中。畫出篇幅。專論運氣。尋其根柢。辨其虛妄。以明氣化之不可信而不足稱。遙從講義本不公開宣布。此因關係改進中醫之大局。破例爲之。其五行一篇。本與運氣爲兩事。而世俗往往不辨。故附刊於前。

抑中國學術。宜首推道家。七略及藝文志尊道抑儒。似非阿好。中醫之源。亦出道家。古昔大師。如葛抱朴孫真人等。亦皆以道家爲良醫。道家則五運六氣似不可廢。然吾必欲廢之者。何也。世間學問技術。爲日用所必需者。務須人人能曉。人人能學。醫學亦何獨不然。道家之谷神玄牝。非其人不傳。並非日用普及之事。吾爲日用普及而從事醫學。則運氣應在置而不論之列。抑讀者諸君須知。凡人人能曉。人人可學者。之屬卑無高論。歐西皆所謂科學是也。若較高深之學問脩養。須有福德資糧緣法。決非人人可能者。鄙人之醫學。固絕對未能高深。然其較精要處。已有筆舌不能傳達之苦。今所教人者。猶是糟粕之類。不過捨此則亦無由進於高明耳。但若因此而重視一般自命氣化之中醫。則亦非是。夫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必然之理。彼邇與卑之不知。而謂能知高遠耶。

佛家分疾病爲六類。地水火風（構成肉體之物質及作用）之病爲四類。業病鬼神爲病二類。前四類之病。藥物所能

療。後二類之病。非藥物所能療。吾人所從事之醫藥。其範圍不出前四類之病。此亦不可不知者。淵雷附記。○以下爲生理補證原文。

補證十六 五行

五行字面。出於尙書洪範。有「緜湮洪水。汨陳其五行」之語。是其學虞夏時已有之。至殷周之際而較盛。降逮秦漢。其說尤盛。學者多專門研究洪範五行。今漢書中之五行志。卽洪範五行傳之遺文也。五行者。水木火土金。其作用。不出生尅及休王——卽旺字。王正字。旺俗字也。——二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又尅水。總之。順次則相生。隔一則相尅。換言之。父生子而祖尅孫也。此生尅也。春時。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爲休廢。夏時。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爲休廢。餘類推。王者。當令如君王也。相者。王所生。而如宰相之助君也。王所尅則死。相所尅則囚。囚本尅王者。然王既當令而不畏尅。囚又受尅於有力之相。更不能尅王也。生王者爲休廢。如退位之君。已無權力。雖生王而尅相。然王既當令無須生。相亦有力不畏尅也。此休王也。凡卜筮命相之術。根據五行者。其基礎不出此二端。卜筮命相。多有驗。其理尙非今日之科學所能知。醫藥則不然。用草木有形之藥物。治肉體有形之疾病。其理不出化學物理學細菌學之範圍。五行無與也。

中醫學之用五行。除生尅休王之外。又有所謂「母子」者。法以臟腑分配五行。腎水肝木心火脾土肺金。例如肝實熱

之病。肝盛則剋脾。治療須扶助脾胃。此生剋之合於五行常例者也。又謂肝盛極則不受肺剋。——實際上亦無肺盛剋肝之病。——反能剋肺。治療須瀉肝補肺。此生剋之異乎五行常例者也。又如春令則肝王。治療與肝實熱同例。夏令心王。須扶肺益腎。此休王也。母子者。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如肝虛則補腎。欲其腎盛以生肝。肝實則瀉心。欲其心虛以食肝。因之有所謂「隔二隔三」之治法。今當推究其是否合理。

先討論五行之生剋。草木生於土中。其食料爲土與空中之炭酸氣。除水仙花浮萍草外。無有離土僅恃水以生活者。水仙浮萍。雖居水中。所食亦是水中之土質。非全恃水。與其謂爲水生木。毋甯謂爲土生木。草木能燃燒生火。然燃燒是物質氧化之現象。化學發明。雖金屬亦能燃燒生火。是生火者不僅木矣。物經火燒。多成灰土。然成土者是所燒之物而非火。謂火生土。理亦牽強。金屬或得自開鑛。謂爲土生金。似也。然亦有得自水中者。金沙江是也。水由輕養二氣化合而成。與金屬絕無關係。近人多謂呵氣於金屬物則生水珠。以此證實金生水。然此水仍由呵出之氣化成。設呵氣於玻璃磁器。亦生水珠。玻璃磁器皆土類。則土亦可以生水耶。且一切燃燒。被燒物中之一部分輕氣。必與空氣中之氧氣化合而生水。此化學之通例。然則火亦能生水耶。由是言之。五行之相生。乃多數不合事實者。

水能滅火。然覆衣被土沙於火上。火亦立滅。况化學上火必生水。是水剋火。非絕對之事實也。草木雖食土。而土之形質並不毀損。火雖能燦金以變其形態。而金之原質並不變壞。土雖能遏水使不流。而水之形質亦並不消耗。刀斧雖能斬草木。亦能碎土石。由是言之。五行之相剋。亦有未盡然者。

再討論五行之本體。則水是无機化合物。木是植物有機組織。火是現象而非物質。土中多含金屬。其質隨地而異。惟金爲原質。此五者。性質本非一類。勉強牽合。使互相生剋。當然不能允愜。惟四時遞遷。互爲盈虛消長。則出自天地之自然。故王相休囚之說較爲近理。意者。古人先察四時之變。而以五行塗傅之。故卜筮星相之術所以驗者。非五行之真能生剋。假五行之名。以便推算。誠如時下中醫之套說。「等於代數學之符號」耳。

五行應用於醫藥。則非卜筮星相之比。其太初第一步。五臟之配五行。學說已不統一。特時醫習用肝木心火之說。不知源頭上大有爭執耳。今欲舉此不統一之學說。須先知經學。今文家古文家之異。秦始皇用愚民政策。焚書坑儒。使民間不得藏書讀書。秦亡漢興。漢文帝欲求孔子所刪定之尙書百篇。竟不可得。惟濟南伏勝嘗作秦博士。能背誦尙書文。時勝年已九十餘。不可召致京師。乃遣鼂錯往受之。錯洛陽人。對於勝之濟南音。已多隔膜。加以勝齒豁舌強。發音不準。更難聽取。賴勝女從旁轉述。始得勉強筆錄。然勝背出者僅二十九篇。錯只得錄二十九篇而止。又秦亡之後。伏生本已教尙書於齊魯之間。數傳之後。有歐陽高。夏侯勝及其從兄子建。皆著名爲尙書經師。世稱勝爲大夏侯。建爲小夏侯。皆用當時通行之隸書。傳鈔經文。故爲今文家。○漢武帝時。魯共王府與孔子舊宅爲鄰。共王恃勢欲侵占孔宅。毀其壁。得許多竹簡書。乃尙書禮記論語孝經。蓋秦焚坑時。孔子裔孫所藏。其書皆用篆書古文。故稱古文尙書。孔子之後。人孔安國得之。亦用隸書錄出行世。古文尙書篇數較今文爲多。然亦不足百篇。因久藏壁中。竹簡殘缺故也。安國之後。遂有尙書古文之學。而當時立於學官者。惟今文尙書。——猶國立學校之審定教科書——今古文二家頗有爭執。古文家謂今

文輟轉傳鈔。已多訛誤。又利祿奔競。——立於學官故也。——不能潛心學術。今文家則自以爲孔子以下。師弟口耳相傳。有最寶貴之「口說」。而謂古文家但從竹簡文字上研求。不能得孔子本意。甚則謂古文書簡非孔門舊物。乃安國所「嚮壁虛造」。——謂面向孔壁而偽造也。——此漢時尙書今古文兩派之大概也。至今日通行之書經。雖曰古文。已非安國之舊。乃東晉時梅賾所偽造。惟今文二十九篇仍在梅書中。至今流傳。

五行出自洪範。洪範爲尙書之一篇。尙書既有今古文兩派。於是五臟分配五行。亦有兩派不同之說。尙書今文歐陽氏與內經同。古文尙書惟腎水一藏與內經同。而以脾爲木。肺爲火。心爲土。肝爲金。四臟皆與內經異。此今古兩家之說。見許慎五經異義及鄭玄駁五經異議。此二書原本皆久逸。而孔穎達尙書正義——卽十三經注疏中書經疏——中引之。古文說又見揚雄太玄及高誘注呂氏春秋與淮南子。雖不甚通行。然可見五臟之配五行。根本上已有不同之主張。則依據五臟五行以治病。自不能謂爲絕對準確。

更從生理上推尋臟腑生剋。惟肝剋脾有此事實。其他生剋。皆渺無影響。吾故斷然謂「五行之學。可以獨立存在。獨立研究。不可以羈入醫學中」也。肝剋脾有事實者。如本篇第一卷所釋。肝指神經。脾本指小腸之吸收機能。又常泛指消化器。凡惱怒憂鬱等情緒。大腦受劇烈刺激。舊說所謂肝氣病者。往往伴發消化不良。此蓋迷走神經傳大腦之刺激於胃腸故也。

地面上除赤道附近外。四時之氣候常有變遷。愈近兩極。則氣候之變遷愈甚。晝夜長短之差。其變遷之顯著者也。人處

此變遷之氣候中。經歷四時而不病。其調節機能固有天然巧妙之應付法。然其法必甚複雜。斷非春時肝王。夏時心王之謂。夏時以氣溫炎熱之故。人之心臟反比平時爲衰弱。雖曰古書之心指大腦之神識。非指循環器。然心臟衰弱所發生之現象。究竟只可謂之「火衰」。不可謂之「火王」也。由是言之。五臟休王之說。亦不可憑。

至於母子隔二隔三之治法。尤飄忽而不可捉摸矣。例如腎水虛。依母子隔二隔三之法。可以主張補肺金。謂虛則補其母。使金盛生水也。亦可以主張瀉肺金。謂金衰則不能剋木。木不被剋而強。則無須仰食於水。水不被食。則虛者自實也。又謂金衰則仰食於土。土被食而衰。則不能剋水而水自實也。可以主張補肝木。謂木強不仰食於水而水自實。又謂木強剋土。土被剋而弱。則不能剋水而水自盛也。又可以主張瀉肝木。謂肝衰則不能生火。火弱不能剋金而金強。又肝衰不能剋土。土強則生金而金強。金強則自能生水也。可以主張補心火。謂火盛剋金。金衰不能剋木。則木盛而不仰食於水。水自實也。又可以主張瀉心火。謂火衰不能剋金。金不被剋而強。自能生水也。蓋五行既具環轉如輪之作用。又無一定限制而可以隔二隔三。則任何治法皆得成立理由。然而事實上豈有用任何相反之法而可以愈病者。多見其渺忽而不可捉摸耳。舊中醫則相矜用隔二隔三治法。以爲高手。吾直欲唾此輩之面。

五行雖不能存在於醫學中。然其分配事物。則不可不知。今列表於下。一覽了然。學者遇舊中醫高談五行。欲作駁難。得此表則舊中醫之五行學識如指諸掌。知彼知己。可以百戰百勝矣。表據素問金匱真言論排列。而以通行之說加入干支六腑氣候事物之配五行。大概盡矣。

五行	臟	腑	竅	病所在	天干	地支	時季	氣候	方位	色	味	臭	畜
木	肝	膽	目	筋	甲乙	寅卯	春	風	東	青	酸	臊	雞
火	心	小腸	耳	脈	丙丁	巳午	夏	暑(熱)	南	赤	苦	焦	羊
土	脾	胃	口	肉	戊己	辰未戌丑	長夏	溼	中央	黃	甘	香	牛
金	肺	大腸	鼻	皮毛	庚辛	申酉	秋	燥	西	白	辛	腥	馬
水	腎	膀胱	二陰	骨	壬癸	亥子	冬	寒	北	黑	鹹	腐	鹿 <small>野豕也</small>

中醫新生命 第三號 講義鱗爪

穀	麥	黍	稷	稻	豆
星	歲星	熒惑	鎮星	太白	辰星
音	角	徵	宮	商	羽
數	八	七	五	九	六

素問中以事物分配五行者。凡三四見。大同小異。五常政大論言穀畜色味。頗與金匱真言論不同。學者可參考素問原書。茲不備錄。

表中之星。歲星即木星。熒惑即火星。餘類推。五音宮商角徵——音紙——羽。相當俗樂之上尺工六五。西樂C調之4 5 6 : 1 : 2。此夏商以前所用音階。故古琴五弦。周文王武王各增一弦。共成七弦。所增者為變徵變宮。變徵即俗樂之凡。西樂之7。變宮即俗樂之乙。西樂之3也。

易傳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表中木火金水皆用成數。土用生數也。

此外。又有五臟六腑十二經絡分配天干地支之法。本出鍼灸學說。而方脈家往往襲用之。中醫學所以涉於玄誕也。吾儕雖翦關勿用。亦不可不知。錄俗傳歌訣如次。

甲膽乙肝丙小腸。丁心戊胃己脾鄉。庚是大腸辛屬肺。壬位膀胱癸腎藏。三焦亦向壬中寄。包絡同歸入癸方。——

張隱庵以爲「三焦附丙。心包絡附丁。」從五行上說。較爲近理。

肺寅大(腸)卯胃辰宮。脾巳心午小(腸)未中。申胱酉腎心包戌。亥焦子膽丑肝通。——此言晝夜十二時中氣血之所流注。故與五行殊義。五行則肺屬陰金。當在酉。大腸陽金當在申也。餘類推。五行之義。大旨盡於上述。然配臟腑於六氣。則與五行又有不同。詳下六氣篇中。

補證十七 六氣

六氣最爲頑固中醫之巢窟。爲其恍惚飄渺。可以左右旋轉如不倒翁。便於強辯作護身符故也。然其牽強無理。尤甚於五行。令分段敘述而駁正之。

●一、六氣另是一派學說。雖附於素問。而非素問原文。

唐以前古醫書。皆經宋臣林億等校正。刻版印行。輾轉流傳至今。林億校醫書。始於仁宗朝。完成於英宗朝。乃中國醫學史上極重要事項。而坊間許多醫史書。曾無隻字道及。亦可見中醫學殖之荒落也。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唐啓玄子——即王冰。醫書常稱之爲王太僕者也。——次注。——編次注釋也。——清光緒三年。浙江官書局據明武陵顧氏影宋嘉祐本刻。又有黃帝內經靈樞十二卷。二書同行。是爲內經原書。因今日現存之內經。此爲最古故也。其他如集成活字本。——舊時排印。字體方扁。——及近日通行石印本。皆從浙江局本出。嘉祐卽宋仁宗年號。嘉祐本卽林億校定後

所刻也。十年前惲鐵樵先生照相石印之宋本內經。亦即顧氏影宋本。是明刻。非宋刻也。此書除注解不計外。經文七十九篇。——本八十一篇。王冰時原本亡二篇。故七十九。——約十萬字。加以靈樞。約共二十萬字。舊中醫雖推內經爲聖經秘寶。志在必讀。然學中醫者。什九是讀書不成而改業。二十萬字之書。殊不能卒讀。故所讀者多是節本。如汪昂之素靈類纂約注。薛雪之醫經原旨。陳念祖之靈素節要淺注等。有一老醫。見吾案頭內經而詫曰。「吾少時所讀內經祇二冊。閣下之內經。冊數何其多也。」吾任某醫校教課時。講義中引內經。必舉篇目。有一學生甚用功。號稱高材者。起而問曰。「先生所引內經篇名。何以本校內經課中皆不見。」蓋該校正用醫經原旨爲內經課也。吾遇此等笑話極多。故於此詳述內經之源委。

在啓玄子以前。蓋通行隋人全元起注本。今則王氏本通行而全氏本亡佚矣。林億校書時。全氏本尙在。新校正中時時引之。可以考見其卷數篇次。皆與王氏本異。蓋王氏已將全氏本顛倒分析。又加入天元紀大論等七篇也。觀於下列諸文可知矣。

啓玄子序云。班固漢書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卽其經之九卷也。……雖復年移代革。而授學猶存。懼非其人。而時有所隱。故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爾。……時於先生郭子齋堂。受得先師張公秘本。……兼舊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注）唐以前印書術未興。書籍多由師弟傳鈔。——今日本多藏有隋唐間鈔寫卷子。彼時日人多來華留學故也。——其關緊重要之書。則師抽出。弟子無由鈔得。其本意因弟子品行

不佳。不肯浪傳真實學問。恐成「藉寇兵而齎盜糧」。所謂「懼非其人。時有所隱」也。然藝術守祕之習。由此而起矣。此等事。道家書最多。醫書次之。據此序。則素問本是九卷。王冰時已闕第七卷。其後於郭先生處得張公祕本。乃得補足。王冰注解後。重編爲二十四卷也。古時書籍不裝訂。用橫長之紙鈔寫而捲之。書之字多者。則分爲數捲。故古書以卷計數。卷數與冊數是兩事。蓋後世印刷裝訂。其卷數不得更改。而冊數則隨意裝訂。有數卷合裝一冊者。有一卷分裝數冊者。亦有一卷爲一冊者。故談論古書。稱卷數爲學者口氣。稱冊數爲俗人口氣。此亦不可不知。

林億新校正云。詳素問第七卷。亡已久矣。按皇甫士安晉人也。序甲乙經云。「亦有亡失。」隋書經籍志載梁七錄。亦云「止存八卷。」全元起隋人所注本乃無第七。王冰唐寶應中人。上至晉。皇甫謐甘露中。已六百餘年。而冰自爲得舊藏之卷。今竊疑之。仍觀天元紀大論、五運行論、六微旨論、氣交變論、五常政論、六元正紀論、至真要論、七篇。居今素問四卷。篇卷浩大。不與素問前後篇卷等。又且所載之事。與素問餘篇略不相通。竊疑此七篇乃陰陽大論之文。王氏取以補所亡之卷。猶周官亡冬官。以考工記補之之類也。（注）皇甫姓。士安字。名謐。著甲乙經。專論鍼灸。甲乙經序中言及素問。云「亦有亡失。」則素問於三國西晉時已不全。隋書二十四史之一。經籍志則記隋以前所有書目。然自漢書藝文志之後。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史、南史、宋書、齊書、梁書、陳書。皆無書目。故隋志之書目不限隋朝一代。亦上及六朝。梁七錄爲蕭梁朝之書目。林氏引之。見素問於六朝時亦不全也。寶應。唐肅宗年號。——民國紀元前一五〇年——甘露。曹魏高貴鄉公年號。——民國紀元前一六五六至一六五三年——皇甫謐本三國時人。晚年入

晉。故稱晉人耳。甘露寶應。相去實五百年。林氏云六百餘年。誤也。陰陽大論之名。僅見張仲景傷寒論序。而王叔和傷寒例引其文。惟原書久佚。王冰所補七篇。是否陰陽大論之文。亦無確據也。

據上引二文。則天元紀等七篇。是王冰附入。非素問原文。然合言風寒暑溼燥火而稱爲六氣者。乃悉在此七篇中。除此七篇外。素問靈樞中。或言風寒。或言暑溼。而無有合言風寒暑溼燥火者。略舉數條如下。

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因於溼。首如裹。溼熱不攘。大筋縴短。小筋弛長。縴短爲拘。弛長爲痿。因於氣。爲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注）此言四種病。因較之六氣。無風燥火。而多一氣。蓋病因甚多。素靈中文任舉若干種爲說。未有如六氣之文。若畫一者也。又此處所引素靈。主意但證明素靈言風寒暑溼之等。而不言六氣。故對於原文。無須充分解釋。此條所言證狀。又多不可解。故朱震亨刪易章句。以爲有衍文脫簡。學者姑置之可也。以下所引。如有精義。仍爲解釋發揮。以遙從課程中無內經課。藉以見內經之大概。而非此處主意所在也。（未完）

寄售 真正定州眼藥

定州眼藥。名聞全國。惟產地僻遠。交通不便。得之甚難。市上所售者。不免真偽難辨。本醫室遙從同學張啓明。係定州世醫。選藥精製。治一切眼疾如神。今寄來代售。每瓶大洋一角。每十二瓶大洋一元。批發多數。從優折扣。外埠寄遞。物微小而手續煩。恕不郵寄。

寄售處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陸淵雷醫室 電話 九三二八六號

本刊徵求定戶

本刊原為不定期刊物。茲應讀者之要求。並請郵局掛號。從第二號起。改為定期刊物。每月出一號。月底出版。

本刊第一號業經再版。仍贈閱。索閱者請開具姓名地址。附郵票五分。即寄贈一冊。空函及汗損之郵票恕不照贈。第二號以後照下開定價表發售。

遙從同學定閱者。照定價八折取費。

外埠定閱。最好用匯票。以上海通用。(四川郵票限本省用者不收)一角以內者為限。請用蠟紙粘帖。仍作九五折計。

本刊廣告價目

一四分之	半面	全面	
三元	五元	十元	一期
四角	二元	八元	每期三期
八角	一元	六元	每期六期
五角	一元五角	五元	每期十二期
裏封面底面 及顏色紙特 頁均照表加 半均用銅加 諸版者另加 製版費另加 顏色印者另 議刊費先惠			

每定本	刊價
一號	一角半
六號	七角半
十二號	一元四角
郵費國內不加	
國外每十二號一元	

不許轉載

中醫新生命 第三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卅日再版

主任兼 陸淵雷
 編輯 謝誦穆
 編及 陸淵雷
 發行處 上海法租界安里
 陸淵雷醫室

本刊徵稿啓事

本編原爲本醫室遙從同學要求互觀課卷答問而作。故選稿限於同學作品。而定名傳習目錄。逮第一號書樣印成校讀。頗嫌範圍太狹。蓋等是一番編選校印寄發手續。若僅供及門同學之閱覽。未免勞費過鉅。若普遍發行。則選稿又不當限於同學作品。故改名爲中醫新生命。併徵求海內同志賜稿。其宗旨在用中國藥物以治療疾病。而用科學原理研究其方法學理。凡合於上述宗旨之大作。不勝歡迎。茲從本號起。絡續登載。仍附入遙從同學之作品。惟第一號業已排成。不及追改。閱者諒諸。謹訂求稿簡章如后。

(一) 稿件種類。如學理。研究。特效方藥。書報評議。問題徵答。中醫藥界之重要消息等。皆所歡迎。體裁不論文言白話。惟以中華文字爲限。必要時得附注歐西文。日文。請繕寫清楚。自行斷句。

(二) 原稿無論登載與否。例不寄還。若投稿人聲明必須寄還者。亦可照辦。惟登載之稿。經手民繕寫。不免稍有汗損耳。

(三) 篇幅過長者。往往分期登載。若投稿人欲一次登完者。請先聲明。

(四) 投稿請示明真姓名及詳細地址。以便通函。至稿端署名。聽投稿人自便。

(五) 稿件登載時。敝處得於文字上加以潤色。必要時亦得酌量增刪。其不願潤色增刪者。亦請聲明。

(六) 稿件無論登載與否。著作權及出版權。本刊及其附屬刊物除外。均歸投稿人自有。惟登載之稿。本刊他日得發行彙刊。

(七) 稿件登出者。除遙從同學作品外。當酌送薄酬。其自願卻酬者。請於稿尾聲明。若發現係出鈔襲。或他種刊物先經登載者。取消酬贈。酬例如下。

甲、現金十元以內。

乙、酌贈本醫室所出醫書。

丙、酌贈本刊。

丁、酌贈本醫室書籍講義代價券。若有特殊佳稿。則臨時函議較豐盛之酬贈。酬贈每五期結算寄送一次。

(八) 稿件請寄上海牯嶺路人安里陸淵雷醫室。中醫新生命編輯處。